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九

江都陳逢衡學

武丁　祖庚

武丁

原註名昭

元年丁未

前編丁巳殷高宗武丁元祀王宅憂甘盤爲相

王卽位居殷

史記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孫之騄曰晉書地道記沬邑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在朝歌故城南詩沬之鄉者近紂都有新聲靡樂糟邱酒池之事水經注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

衡案晉書地道記云武丁遷沬乃武乙之訛商自盤庚遷于北蒙歷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馮辛庚丁七君皆都河南景亳至武乙三年始自殷遷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沬紀年所載歷歷如見孫引朝歌紂都之說皆謬

命卿士甘盤

經世高宗踐位甘盤爲相

金履祥曰案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甘盤然則高宗新政蓋甘盤爲相也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於冢宰以有甘盤爲冢宰也書稱高宗舊勞于外史謂其自爲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聾其德達于神明蓋學于甘盤舊矣盤亦以高宗之賢足以自爲政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權高蹈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傅

說而相之云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

書說命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

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迺使

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見于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水經河水注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間卽此處也傅巖東北十餘里巔軨阪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傅說傭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孫之騄曰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傅說生無父母洪氏

註楚辭謂傅說一旦從天而下便爲成人此謬語耳

地理志傅險傅說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

河北縣北

統箋案書敘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

傅巖作說命三篇孔傳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

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

衡案武丁之於傅說蓋託之夢以爲辭非眞有夢也

本紀只於是也二字摩神與上文禮羣臣百吏皆非一語緊相關照見武丁心中口中明有一人吞吐欲出將上二夢字直化爲煙雲矣故升菴曰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未必帖然以聽故徵之於夢焉葢商俗質而尚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機也楊氏此論如見其隱而世紀乃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衣胥靡之衣蒙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此眞癡人說夢竟與黃帝得風

后力牧成一故套矣又云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此與殷本紀同誤蓋此巖以傅說得名非說以傅巖得姓也是地名從人非人姓從地案路史陶唐紀云先是房之後有貍氏裔子大繇夏后氏封之傅爲傅氏說築於巖商宗得之陞爲太公是傅之得姓賜于夏后至說已數百年矣豈以得之傅巖遂謂之傅說哉又案傅巖在虞虢之間水經河水注詳其地甚悉故武丁居于

河得知其人也而墨子乃以爲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誤矣緣其謬妄總因不解說命所云說築傅巖之野故輾轉附會與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均屬無當案說命之築當訓居謂築居於此巖也據水經河水注有傅說隱室俗名之爲聖人窟則說築傅巖爲棲息之義益信矣

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統箋案文王世子曰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註曰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

視學焉孔氏疏曰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明天子亦親視學也又孔氏王制疏曰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弟之處故于中養老李氏曰養老之禮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虞夏殷周莫之改也然則視學養老皆七十以上之人故天子亦親往焉武丁以命傅說者書所謂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者也

衡案命卿士傅說是一事視學養老又一事統箋謂以此命傅說不可依據禮明堂位瞽宗殷學也王制

凡養老殷人以食禮又曰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又曰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雖未析言其制出于殷之何世而要之湯不及行湯以後諸君不能行洵非武丁不易爲此創典也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詩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

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世本古義元鳥高宗報上甲微也案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所以知此詩爲報上甲微之樂歌者以宅殷土芒芒殷受命咸宜二語知之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雒商是也卽今陜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山故得商名契生昭明遷砥石事見世本

其地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商邱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也唐爲宋州宋爲睢陽郡在今爲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爲殷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而爲有易之君緜臣所殺因綿

幾絶振生微字上甲乃殺緜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

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

上甲故殷人報之也皇甫謐謂微字上甲其母以甲

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葢自殷始白虎通亦

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微生報丁報丁生報

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

乙是爲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

上距微殺緜臣之歲凡一百單三年不知所謂殷侯

者何名也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爲桀在位

之十五年實成湯爲商侯之元年于是復自商邱遷于亳書序謂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今案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土往河治水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不過七遷耳然古今相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穀熟相近果湯會都二亳則信有八遷矣然

二亳遷居之先後則經傳無文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似爲可信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邱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故謂之景亳南亳在今商邱東南四十五里竹書載湯于桀十五年遷亳又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則知景亳實在商封內不然國既被伐何得越境以會諸侯乎水經注云闞駰曰湯都偃師皇甫謐以爲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

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
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
陵與商邱接壤皇甫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湯未
嘗都偃師則又不然以書序從先王居之文觀之先
王孔安國以爲指帝嚳也今案其名篇名曰帝告釐
沃告當是通作嚳釐之言來蓋謂從帝嚳而來居于
沃土云耳孔說非謬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
豫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illegible]
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又孔穎達[illegible]

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其雒鄭元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偃師乃周名以周武王克商偃息師徒于此其初名爲西亳當是成湯命之湯之創業實始于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雖遷居嚳墟而不忘其所自始故亦呼之爲亳耳三亳惟亳爲本名地在商邱故湯有天下尚仍舊商號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于殷者即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

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仍居亳至仲丁始遷于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于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歷[illegible]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于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涉河以民遷者而史記惟言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

然要之竹書爲覈矣竹書稱北蒙曰殷于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而後人皆言盤庚所遷在河南偃師誤矣湯在殷以會諸侯而不都殷故不更國號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故于斯時追上甲絕而復續之功而行報祭之禮斯則元鳥之詩之所爲作

馮景曰予嘗聞之閻儒何楷曰商頌元鳥高宗報上甲微之樂歌也案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毁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又案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是皆信而有徵

故宅殷指上甲微也自微時已改稱殷侯其後世反
於商邱乃復稱商侯耳祀上甲微而必推本契之始
生者所謂微能率契者也芒芒大也九有九州也左
傳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本此武王湯也史記湯曰吾
甚武號曰武王亦本此或曰上甲微之時而卽云宅
殷土芒芒者何也曰微旣滅有易至帝不降三十五
年復滅皮氏則殷土地之大可知傳至武湯正域四
方方命厥后則遂奄有九有也命卽昭四年傳商湯
有景亳之命葢景亳卽殷地自上甲微居殷而國始

大其後湯復即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非徒闡揚祖功亦以讚美今日都殷之得地耳故下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殷土即景亳景亳即上甲微舊蹟無疑矣

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

統箋案秦策陳軫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尸子曰殷高宗之子曰孝己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

之而死又案家語曰曾參旣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遂不娶

衡案竹書不云放當亦如武丁居于河之類耳後世因其卒于外遂謂之放世紀云武丁有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世說亦云高宗放孝子孝己此其誤總自尸子家語來而不知武丁實無此事也不然帝堯之於丹朱則書放矣

后啟之于武觀則書放矣何獨于孝己不書放乎

二十有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詩商頌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世本古義烈祖彤祭成湯也書高宗彤日篇之所爲作竹書載武丁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大紀載高宗祭于成湯有

飛雉之異王使以雉爲扇曰以彰吾過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世本古義那祀成湯也案高宗祭成湯于彤日有雊雉之異書序及史記皆言飛雉升鼎耳而雊先儒謂雉乃野鳥不應入室故爲妖異然鮮有能測其事應者孔安國以雉鳴在鼎耳爲耳不聰之異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

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今觀高宗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固非耳不聰者且其先後輔之者甘盤傅說皆賢臣也則又烏有小人居公位之事而至于將敗宗廟之祀乎展轉推尋始悟災異之所自來政就此詩可見禮郊特牲篇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祭陽也祭義篇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此詩明言願予烝嘗矣而樂音甚備此則高宗失禮之大者也言雉雊所以别于雉鳴也月令季冬雉雊說文解雊雊謂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雊其頸羅願謂鴝鵒以足相句雉以頸相句故鴝鵒从句雉雊亦从句非特鳴而已然易通卦驗又云雉雊乳雞在立春節立春者或在冬或在春總之爲春之首故夏小正紀雉震响在正月也响雊同字戴德

解雉震响云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响相識以雷今高宗于秋烝冬嘗之時而奏大樂此時雉未應雊雉聞樂聲而以爲雷鳴故雊也樂之爲雷者何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樂本象雷又雉聞聲似雷者亦從而應齊景公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响杜氏曰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天水冀南山有石鼓長丈三尺廣厚畧等漢成帝時有聲如

雷聞二百四十里野雉皆鳴蓋以爲雷也然則此詩政當與書高宗肜日篇合看以衆不當作而作故雉不當雊而雊耳升于鼎耳則高宗行禮之處蓋直指其事以變異告也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衡案沈約注行傳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廼訓王曰唯天鑒下典厥義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夭民中絶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廼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尚書廣聽錄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孔傳謂耳不聰之異此以鼎耳作占也但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雉雊者羽孽也豈

高宗覩不明聽又不聰乎又漢五行志劉歆謂鼎者
三公象也鼎以耳行鼎耳其樞機也羽蟲升鼎耳當
有小人升三公之位以爲政者夫高宗方升傅說以
爲相國語所云得傅說以來升之爲公者而其祥如
此則說非聖人而小人矣故予謂五行災祥統不足
信此其一也若荀悅申鑒又曰鼎雉之異與殷之符
也人以爲災而我以爲瑞亦孰得辨之
統箋案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
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孔疏曰高宗之訓

所以訓高宗也蔡仲默曰于肜日有雉雊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祭湯廟者非是案二說皆謬蓋高宗武丁之廟號也若是書作于武丁未陟之前豈可云高宗之訓乎竹書殷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廟有雉來五十九年陟廟號高宗祖庚元年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殷本紀帝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意是時祖庚繹祭于高宗之廟每過于豐故戒以無豐于昵因作高宗之訓以訓祖庚耳孔疏以爲訓高宗謬

矣書序高宗祭成湯竹書武丁祭太廟並有證據而蔡傳云祭禰廟以序言祭湯廟非意以豐于昵昵爲近廟則不得爲湯廟也不審豐于昵者祖庚也祭湯廟者高宗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格王者至道之王高宗也訓于王者訓于祖庚也何轉以敘爲非又案格王成帝建始元年詔作假王師古曰商宗彤日載武丁之臣祖已之辭也假至也以祖已爲高宗之臣時所作亦誤嗟乎竹書未出天下之以不狂爲狂者將胡底也

鄭環曰攷說命黷于祭祀時謂弗欽傅說已戒武丁而武丁仍不免豐于昵故祖已以罔非天允戒之惟先格王格王祈年之非心也正厥事正王豐昵之事也葢高宗以小乙爲禰陽甲盤庚小辛伯父也祖丁爲祖南庚叔祖也祖辛爲曾祖沃甲曾叔祖也沃甲祖辛祖丁小乙大抵因祈年而黷于祭祀故成湯以南庚陽甲盤庚小辛五人罔非天允而典祀獨豐于祖辛祖丁小乙大抵因祈年而黷于祭祀故成湯以雊雉示譴而祖已因以此箴之雊雉之變祖已訓王作彤日事在武丁二十九年而彤日增高宗二字并

作高宗之訓則竹書在祖庚元年二篇皆出自祖己
故書序史記牽連書之而統箋反以不謬爲謬異矣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詩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
截其所湯孫之緒○世本古義荆楚毛傳云荆州之
楚國也春秋正義云楚荆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
得二名孔穎達云荆是州名楚是國名周有天下始
封熊繹爲楚子于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解頤
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于荆至僖公元年始

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貢有荆州即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案沈括謂楊州宜楊荆州宜荆地名因此楚乃荆之別名故二字通用春秋賈氏訓詁謂秦始皇父諱楚因亦變楚爲荆此通用之證也徐光啟云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司馬遷云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

之矣李木云詩中稱商邑稱景山皆北亳也蓋盤庚既沒而殷道日衰楚人叛之其患之所及必常在淮北如春秋時楚之凌虐陳宋也北亳即宋也王愼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雜介錯于商邑之吭而近不一于夏而非純于夷未能以爲內而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梁圍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如氐羌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罙本作罙說文云周也阻說文云險也增韻云山巘曰險水隔曰阻若泛言則山水通用

愚案罙入其阻當是指鬼方之地易既濟九三爻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爻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朱子疑荆楚卽鬼方謂荆楚地好鬼自古而然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爲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荆楚舊多淫祠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騐諸屈原九歌可見也然竹書載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至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則鬼方與荆楚明非一國大抵鬼方在荆州之地其所居者必山川險阻之處能乘間出沒爲中國患而荆楚慓輕輒附之以

俱動故世治則後服世亂則先叛高宗與兵本爲伐鬼方而特揚言以伐荆楚爲名一則使鬼方恬然不復措意而我可以攻其無備一則休荆楚俾自爲守而不暇與鬼方結連此固已得用兵勝算矣所以能直搗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至是師據腹中地利在我則鬼方與荆楚不復相顧而二醜之勢俱孤是故荆楚必服而鬼方必克也易言震用伐鬼方知此舉非高宗自行震是臣名于傳無考或以震者長子之象借爲大將之稱如師卦九五言長子帥師之意耳

前編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案皇極經世圖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三祀己丑歲卦皆既濟也又運卦爲需世卦爲旅二卦外卦又爲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聚也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之四曰震用伐鬼方既濟下卦離之三動則爲震以三十六宮言之既濟之三反則爲未濟之四故又以震言之今附此年

楊慎曰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於易鬼方極遠之國即莫孽之屬也蒼頡篇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於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圍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

諸侯背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公伐西落鬼戎案今鬼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爲鬼州楚辭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紂醢脯九侯亦效夷虐也

鄭環曰毛傳以鬼方爲遠方誤案詩奮伐荆楚罙入其阻維汝荆楚居國南鄉則鬼方乃荆楚西南小國恃荆楚以爲藩蔽亦與氐羌相近王自狄于荆而遣將以入之荆楚不敢庇鬼方而鬼方亦失所恃也其

今貴州之鄨城與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洪本無王師二字

金履祥曰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衆矣而獨首歌其伐荆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有大于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于伐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伐鬼方者焉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爲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商周中葉荆楚每爲中國大患葢自豫南徧卽踰重山而至鄧號爲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爲重

險荆楚在其間爲九州內之夷狄一出憑陵則北擾中州東蹴陳蔡此所以易爲中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洛陽視荆楚爲國南鄙而負固若此其爲大患宜矣然自文王生于岐周而其風化行于江漢秦人恃力亦足以制楚葢自雍南出卽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爾然則荆可以擣豫腸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統箋案後漢西羌傳武丁伐西戎鬼方詩大雅蕩云

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傳鬼方遠方也世本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曰女嬇註鬼方于漢則先零戎也要之武丁伐鬼方則鬼方自是國名不得以遠方槩之竹書言伐鬼方次于荊大抵即商頌所云奮伐荊楚者也孔氏詩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于武丁之世不知楚君是何人今案彝器欵式所載曾侯鍾銘曰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韻章薛氏曰背有兩商字商癸父丁彝銘曰惟王六祀兄癸卣銘曰惟王九祀商稱祀也商自太戊外惟高宗享

國五十九年此鍾銘稱五十六祀者應自高宗伐鬼方之後而荆楚亦遠徙西陽也一統志西陽城在黃州府黃岡縣境

氐羌來賓

統箋案詩商頌殷武箋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孔疏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于王前漢地理志隴西有氐道羌道後漢西南夷傳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是漢世尚存也尚書大傳曰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

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說苑曰三年之後蠻夷重譯

而朝者七國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統箋案鄭語史伯曰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

矣韋昭曰彭祖大彭也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孫之騄曰賈逵曰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

統箋案鄭氏詩箋曰韋豕韋彭姓也計祖乙元年命

彭伯韋伯至此歷一百四十八年先後八年間相[illegible]

漸滅韋昭謂後世失道商復興而滅之

五十九年陟

原註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統箋案汝南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亭郡國志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乾鑿度孔子曰伐鬼方克之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統箋案漢書嚴助傳高宗殷之盛天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日德高可尊故號高宗既濟九三高宗

書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困學紀聞石經曰高宗之饗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閻百詩云案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

前編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繹史夫惟傅說之相業比于阿衡故武丁之君德光于烈祖商人尊而高之是謂高宗書載說命以紀其始易繫鬼方以志其功詩錄元鳥殷武以歌咏稱頌

其德蓋商自中葉衰微戎狄交侵荆楚之梗化尤甚
高宗奮伐有截勲莫隆焉豈楚俗家爲巫祝神民雜
糅是所謂鬼方者耶抑獯鬻方爲西北患古公猶遷
都避之是卽高宗所伐而詩易各載其事歟

祖庚

原註名曜

元年丙午

前編丙辰祖庚元祀

王卽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志疑案滹南集辨惑云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詞其曰高宗者史臣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已沒祖己嘉之而作謬矣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但云及訓復失之太簡所辨是困學紀聞亦譏史與書序相違也余因攷書序及大傳言高宗祭湯有雉雊鼎耳祖己訓諸王史公取入本紀本無疑義論衡指瑞篇據大傳同只因書中有典祀無豐于昵一語

馬融王肅輒顯背經史創爲祭禰廟之說以祭湯爲
非蔡傳因之至前編直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有雊
雉之異祖已作二書以訓祖庚反据此紀誤繫斯事
于祖庚之世爲證竊所未安而日知錄十八及閻氏
疏證並以前編爲不易之論何歟僞作古文者亦緣
豐昵之文故于說命中篇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若與此篇實相表裏者大紀不知
其僞謬指黷神爲高宗初年時事遂移肜日之訓于
說命前豈不异哉經文昵字盖指宗廟對山川社稷

七祀而言況史引經作常祀毋禮于弃道則古本亦不盡作豐昵也疏證卷四引閻陳第尚書評謂史所稱義不可通未免迂拘之見

統箋案書敘祖已訓諸王作高宗之訓孔氏傳曰所以訓也亡今據竹書祖已作高宗之訓在祖庚元年則高宗之崩已踰年矣孔疏以爲訓高宗失其旨矣

又案商彝器有祖已爵薛尚功曰商之君有雍已無祖已據書敘祖已訓諸王作高宗之訓商器又有祖已甗疑即此祖已也

十一年陟

前編七祀王崩帝祖甲立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九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

江都陳逢衡學

祖甲　馮辛　庚丁　武乙　文丁　帝乙

祖甲 原註國語作帝甲

原註名載

元年丁巳 孫本作丁未誤

前編癸亥祖甲元祀

王即位居殷

史記殷本紀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

亂殷復衰○志疑案周公以祖甲與中宗高宗文王竝稱廸哲安得以爲淫亂衰殷紀及世表同誤然其誤從國語來周語曰帝甲亂之七世而殞猶云孔甲亂夏也此衞彪傒之謬談何史公不信周旦之語而反信衞傒耶滹南集五經辨惑曰書聖經也史傳出于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爲近知其事詳左氏馬遷爲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遷就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惠氏左傳補注曰汲郡古文云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昭六年傳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外傳帝

甲亂之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也此說甚通而滹南所謂變易遷就者蓋指僞孔傳從王肅邪解以祖甲爲太甲耳乃孔疏力主之以康成言武丁子帝甲事爲妄造試問太甲稱祖誰所傳說出何典籍耶若謂無逸以德優劣年多少爲先後豈太甲之德遜于後嗣文王之聖遜于三宗而武丁五十九年之後胡以不即數文王之五十年乎于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忽變而爲亂殷之主岐頭詭見坐令矛盾兩傷蔡傳辨之極明

蔡氏書傳案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爲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

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

統箋按鄭氏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閒故云舊爲小人金仁山曰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

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原註祖甲西征得一丹山○趙紹祖曰按大荒北經郭注所引乃和甲西征且是竹書本文不當作小字注

統箋按竹書陽甲三年征丹山戎郭璞注山海經亦

引竹書曰陽甲西征得一丹山沈註以爲祖甲盖誤也武丁之世其地西不過氐羌則祖甲西征當亦在在隴西左右故即于是年冬而返也

十三年西戎來賓

箋按殷大戊二十六年西戎來賓距祖甲十三年凡二百五十八年始因祖甲親征而來賓想其負恃荒遠王師罕至正不獨夜郎自大已也

衡案西戎服邠侯之化故來賓下文命邠侯組紺以此

命邠侯組紺

史記周本紀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志疑公叔祖類表作公祖類竹書作組紺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國語韋注依人表作公祖宋庠補音云本或作公組稽古錄作公叔祖類此處索隱引世表作叔類而禮中庸疏引此紀作太公叔穎以一人而有數名增損改易疑莫能定蓋其中傳寫之誤亦所不免故索隱禮疏引史記皆與今本異也

衡案組紺即公叔祖類史記以爲亞圉之子誤人表

亞圉後有雲都路史從之以爲亞圉卒弟雲都立生叔組紺然竊疑雲都是亞圉之子不當爲亞圉弟案紀年盤庚十九年命亞圉至此年祖甲命組紺其一百六年而亞圉尚有未命已前年歲組紺尚有旣命以後年歲則以雲都爲亞圉之子以組紺爲雲都之子方爲符合雲都不被錫命者當是無功德可紀故紀年不載又路史組紺一有諸盤金仁山以諸盤爲另一人俱非案紀年祖甲十三年命組紺武乙二十二年亶父薨相去祇四十三年而亶父已稱古公則

其年壽必大六韜謂古公百二十歲是已安得其中

又另有諸盩一代耶諸盩當爲祖類之轉蓋紺實其

名而盩則其字也盭綠色紺青赤色與綠相似古人

取字與名相仿則紺之字盩義或取此案祖與諸祖

音相近盩與類音相近原名當是祖紺一曰祖盩後

人訛爲組紺又訛爲諸盩及祖類耳中庸疏引紀作

叔頛則更訛矣其稱公叔者亦猶後世季歷稱公季

無他異義人表以公祖爲亞圉子又即以公祖爲名

非是案周家以亶父爲古公故以祖紺爲太公一曰

公祖乃子孫追崇其先世之稱非公祖即其名也皇
甫謐因謂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穎號曰太公葢
牽於世本世表及人表之說而未能分晰者也或疑
祖不可以命名終當以組紺爲是案商世以祖名者
五曰祖乙曰祖辛曰祖丁曰祖庚曰祖甲又武丁之
賢臣有祖巳安在祖不可以命名乎詩經世本古義
大雅緜第二章註引竹書祖甲十三年西戎來賓命
邠侯祖紺只此作祖可爲切證豈傳刻之誤耶抑當
曰古本竹書原是祖紺後人因世本作太公組紺諸

盤遂訛祖爲組耶識者鑒之五禮通考卷五十八引朱子或問亦作祖紺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孫之騄曰殷湯制官刑儆于有位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高誘曰商湯所制法也荀子曰刑名從商左傳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是也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

孫之騄曰王子良未詳囂即庚丁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者爲弟今雖俱日亦疑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

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蒨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三十三年陟

原註王舊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携遠殷道復衰原註國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

書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前編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踐位

統箋按殷本紀帝甲淫亂殷道復衰與國語同據書無逸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茲四人廸哲則祖甲不當有淫亂之事矣大抵殷之祖甲猶周之宣王周宣不再傳而有幽王之敗況祖甲後七世乎

鄭環曰祖甲征西戎命祖紺則不淫可知若作湯刑命二子末年雖不免於壞亂家法然其不義爲王則能弟無逸知依則能孝大本無虧一眚固不足掩也

故周公仍稱之

馮辛 原註史記作廩辛

原註名先

元年庚寅

前編丙申廩辛元祀

王即位居殷

史記殷本紀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志疑案世本作祖辛已於世表言其誤矣而竹書人表竝作馮辛與索隱引世紀作憑同然則史于紀表作廩亦誤

四年陟

前編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庚丁

原註名嚳

元年甲午

前編壬寅庚丁元祀

王即位居殷

史記殷本紀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丁

衞案國名紀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地即殷虛在相之安陽西有洹水北去朝歌百三十里有殷城今據紀年則仍居盤庚之殷若已徙河北則紀年於武乙二年不必云自殷遷于河北矣

八年陟

前編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踐位

武乙

原註名瞿　統箋按商有瞿父鼎薛用敏曰商器以父名多矣瞿則不知其爲誰

元年壬寅

前編癸亥武乙元祀

統箋按武乙元年周文王昌始生而世紀以爲當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生昌殊不審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乃陟則是時文王六齡又歷馮辛四年庚丁八

年武乙三十五年則是時文王五十三齡又歷文丁
十三帝乙九年則是時文王七十五齡又加紂四十
一年而文王甍則是時文王年百十六齡安得爲九
十七乎計文王之生適當武乙元年壬寅歲其年太
王自邠而遷于岐周故孟子謂文王生于岐周也若
祖甲二十八年在未遷岐之十九年安得云生于岐
周乎

王即位居殷

史記殷本紀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

邠遷于岐周 衡案此條當云邠侯亶父自邠遷于岐周脫去上五字耳

詩大雅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

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世本古義緜周公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按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皆不得免焉乃召耆老而問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亶父曰與之已復攻欲得地民皆怒欲戰亶父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其所欲者吾土地也民欲以我故戰與人

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
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我將去之耆老曰君不爲
社稷乎曰社稷所以爲民者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
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曰宗廟吾私也
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于岐下其事
雜見孟子史記莊子呂氏春秋書傳畧說而互有出
入今並綜而録之　子此按夏衰棄稷弗務不窋失官
自竄于戎翟之間厥孫公劉始遷居邠世本所載歷

十二傳始至亶父竹書商紀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祖紺至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謂斯時也先是但稱邠侯今則進而稱公此其所以號古公與衡案諸書皆作組紺只此引竹書作祖紺似可從說見前命邠侯組紺下吳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此爲周公采邑也

孫之騄曰郡縣釋名曰周公劉修后稷之業乃立於邠之谷爲豳國後魏置豳州唐以豳字類幽改爲邠城東北三十里有豳谷舊三水縣公劉立國處路史

云本谷名是也州治南有邠山立州之時依以爲城班云扶風栒邑豳鄉邠之三水西南三十里有故豳城今豳亭栒故城皆在三水通志云邑南有三水河源出石門山流經王泉白馬泉稍泉故以名縣迫狄人攻之不止遂自邠亡走岐下逸周書岐周謂始作周國也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衡按前編豳亶父遷于岐改號曰周係之小乙甲寅二十有六祀下注云按遷岐之事據西漢書婁敬傳則古公遷岐下距伐商百有餘年當在廩辛之世據

東漢書西羌傳序則古公遷岐又當武乙之時然皆年數促數該事不伸婁敬一時之言計不察察東漢書据竹書竹書載太丁歷年良久與經世歷不同皆不可考惟大紀係之小乙之年近是今從之余案竹書武乙元年邠遷于岐周卽孟子所云文王生于岐周之年也當從東漢書西羌傳爲是金氏之說未允

三年自殷遷於河北

統箋按殷本紀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相州圖經曰安陽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也史三代世表武

乙徙河北

衡案武乙以河北繁富故往居焉竹書統稱河北不言某地則王之遊居無定可知故十五年又自河北遷于沬沬亦在河北葢自是遂安居不復他徙云然竊疑其時太子尚留守故都河南之地故文丁元年即位仍居殷也前編云甲子二祀遷都河北較竹書先一年

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

易林臨之漸瓜瓞綿綿蕍瓠之息畜一得十古公治

邑北門有福

路史國名紀古公亶父或云亶地呂氏云窓子治亶父然窓子治乃單父也岐古有岐伯一作郊㫺地志文王徙郊非縣道記隴州吳山縣東四十五里岐山縣西南界有一故城彼人謂之文王城寰宇記考文王都酆不合于此有城疑是漢杜陽縣据十三州志郡縣道里數卽隴州杜陽故城近之据漢志注杜水南入渭卽普潤界文王城近之周黃帝臣有周昌商有周任周國久矣預謂扶風雝東北有周城葢卽周原岐之

小地名泰王遷之在美陽南故說文謂文王封岐在美陽中水鄉而漢志謂美陽西北中水鄉周泰王邑或謂泰王徙岐下之周原號國曰周非

統箋按詩疏引中候稷起注云亶父以字爲號今据竹書命亶父則亶父是名也書傳云大王遷岐民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則是岐山之下始未有邑至是成邑而武乙因賜之也魯頌曰至于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曰翦齊也鄭箋曰翦斷也說文作戩商戩福也三說皆非也爾雅

釋詁曰勞來强事謂蘏䈂勤也實始蘏商謂實始勤
商耳與周書王季其勤王家之意正自符合齊斷勤
三訓皆見爾雅注詩者未之考也鄭環曰按竹書自
未見古公如王季之勤王家也勤本爾雅許氏三年至二十一年
愼以福釋戩獨非爾雅乎箋亦以爲非誤矣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沬
統箋按武乙三年自殷遷河北至是復濟河北徙朝
歌紂仍都之蓋武乙之時其地名沬至紂時其地乃
名朝歌水經注曰朝歌本沬邑紂有新聲靡樂號邑
朝歌也周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孔傳曰妹

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孔疏曰妹與沬一也詩有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括地志朝歌本沬邑武乙始都之是也

衡案路史國名紀云沬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沬之鄉者近紂都又云朝歌武乙徙之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二有朝歌城有鹿臺沙邱臺莽曰雅歌今据紀年武丁終身居殷未嘗遷沬也明係武乙之譌

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

史記周本紀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
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孫之騄曰六韜古公壽百二十歲
統箋按自組紺以上皆曰邠侯至亶父遷于岐周始
命爲公故曰周公亶父也武乙元年文王生至是年
二十一矣太王以文王生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
文王此也
姜兆翀曰據通鑑載商小乙二十六祀豳古公亶父
遷岐號周祖甲二十八祀古公卒按自小乙二十六

祀後又歷三祀及武丁五十九祀祖庚七祀至祖甲二十八祀其間共九十七祀而古公尚有未遷以前年歲毋乃過長若竹書載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則與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避于岐下之說合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孫之騄曰程國名商封吳回後今咸陽故安陵城周程邑也地志安陵隸扶風闞駰云古程邑畢亦在京兆咸陽關中記云高陵北有畢原畢陌南北數十里

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池井深五十丈故周程戰處通雅云書序曰惟周王季宅程孟子文王卒于畢郢史正義引周書曰惟周王季宅郢郢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周之郢邑也詩正義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葢謂此智來蒼梧見土人稱梧州北四十里曰下郢讀之如程可知古郢字有程音故相通也

統箋按穆王時左史戎夫記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周師伐程戰于

畢蓋卽爲畢程也畢陌在程西北

衡案呂覽具備篇作畢程高誘注畢程畢豐畢氏沅曰䄇與程同孫宣公孟子音義䄇音程亦作程注畢䄇畢豐蓋以豐卽程也畢豐皆在咸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周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爲一地雍録云豐在鄠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郢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寧縣畢䄇疑當卽畢郢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統箋案左史戎夫記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周師所伐者蓋即此也

衡案九域志邠州古義渠城地里志北地有義渠道括地志寧原慶三州秦爲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

案御覽公作王十匹作八匹

孫之騄曰太姜生少子季歷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嫡也衡案此說見論衡譴告篇太伯覺悟之荊蠻採藥以避王季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周禮句出戎馬四匹馬以匹數也瑴玉名又音角

統箋案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瑴杜氏曰雙玉爲瑴又作珏王制曰有功德于民者則加地進律是也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

衡案鬼戎與鬼方異鬼方與荊楚近當在西南此西

落鬼戎當在西北落部落也王會解伊尹定四方獻令正西有鬼親山海經海內北經有鬼國在貳負之尸北論衡北方有鬼國楊氏裔乘曰鬼國在駮馬國西則此西落鬼戎當即是鬼親鬼國也

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

統箋按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迺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漢書郊祀志武乙嫚神而震死

鄭環曰古未有天子而爲雷所殛者武乙射天其罪浮於弑父矣父者一家之天天者天下古今之父也是時商命未訖故僅殛而死耳迨嗣王不知修德以迓天休而商祚不可復延矣夫紂虐民武誅之武乙虐天雷殛之天討可畏如此欲祈天永命者其亦知所務哉

衡按論衡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以武乙爲帝乙誤前編於武乙四祀書王崩不書雷震亦非

文丁原註史記作太丁非○洪頤煊曰後漢書西羌傳註御覽八十四引俱作太丁

原註名托

元年丁丑

前編丁卯太丁元祀

王即位居殷原註自沬歸殷邑○衡案此五字乃後人誤註如果自沬歸殷紀年何不直書而顧曰居殷耶蓋武乙雖遷而太子居守未嘗去也故於其即位直書居殷而其義自見

史記殷本紀武丁震死子帝太丁立○志疑案太丁不應重見此與世表同誤人表及後書西羌傳亦誤從史竹書世紀作文丁是也史詮謂太字羨文當是帝丁猶帝乙帝

辛之稱恐未然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按西羌傳注引作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統箋案淮南子汾出燕京高誘曰燕京山在太原汾陽縣水經注曰濕水逕陰館縣故城西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耆老云其水潛承太原汾陽北燕京山之天池燕京亦管涔之異名也郡縣志天池在嵐州靜樂縣北燕京山上週迴八里陽旱不耗陰霖不溢燕京之戎蓋居此山也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孫之騄曰相州圖經安陽紂都也在淇洹之間魏土地記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水經注洹水出洹山連逕殷墟北韓非說秦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于淇谷右飲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今洹水絕于文丁之世明殷亡之兆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

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

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統箋按左傳閔二年晉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上黨記東山在壺關縣城東南今名無皐成八年劉康公敗績于徐吾氏上黨記純留縣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余無之戎當卽是余吾及無皐二戎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八命作牧鄭注曰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又按鄭注王

制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今據天問曰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竹書殷命季歷爲牧師是殷亦
稱牧也又按虞書益稷篇州十有二師釋文引鄭注
曰師長也路史十國而有牧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
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牧牧稟命于上京殆成五
服至于五千

衡案前編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伐始呼之戎伐翳
徒之戎俱係之帝乙元祀下注云按世紀竹書載太
丁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其所載太丁年紀

與經世歷不同古書固有以事紀年者則大紀太丁元祀命季歷為牧師正當帝乙之元祀而所謂命為侯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之爾今据紀年命為牧師在文丁之四年其十二年已為西伯昌之元年不得據孔叢之說謂在殷王帝乙之時也又案文選典引注引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此又承孔叢帝乙之說而訛為武乙也

五年周作程邑

路史國名紀程王季之居在今咸陽故安陵亦在岐

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

毓箋按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至是十有七年而周始營之以作邑括地志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史記志疑按竹書云季歷作程邑文王遷程周書大匡解所謂周王宅程也而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宋敏求長安志皆謂王季遷都櫟陽蓋誤以遷都為王季而又誤以程為櫟陽耳程在咸陽東之安陵城伯休父于此得姓地屬右扶風櫟陽屬左馮翊非一

地也史不書文王先遷程必是疏脫而宋程大昌雍錄不信宅程之事謂孟子明曰文王生于岐周卒於畢郢若王季旣已去岐則文王之生安得在岐周斯言殊失考畢郢卽程王季元未去岐且文王固生于太王時將不生岐而生程哉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統箋按山海經有始州之國此云始呼未詳也

衡案始呼之戎大約在岐梁涇漆之北與義渠大荔烏氏朐衍等戎雜處其間匈奴傳有呼衍氏又有呼

韓邪單于此始呼之戎或亦其姓氏也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

詩小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

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世本古義采薇勞戍役也周公季歷以戍役伐戎獲捷而歸代爲述征之辭以勞之據詩中有一月三捷之語以竹書考之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其事與三捷合卽此詩之所爲作也

統箋按春秋提要曰獻者下奉上之詞軍獲曰捷莊三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

于夷中國則否

趙紹祖曰按西羌傳注引此作捷其三大夫語意未穩恐後漢書誤

衡案翳徒如申徒登徒之類葢複姓也

王殺季歷

原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 統箋案大雅旱麓詩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秬鬯周禮冬官玉人職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氏曰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禮記曰君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者資鬯于天子說文曰秬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釀鬯鬯鬱金香草也周禮大宗伯九命作伯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

伯者孔叢子羊容問於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也據竹書則王季爲西伯在帝乙之前三年○鄭環曰按牧師僅八命況注九命爲伯或因孔叢子而云然據竹書王季薨于文丁十一年而孔叢子以爲受帝乙九命誤矣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邢侯文王仍從本爵未嘗稱西伯也至十四年始稱西伯三十三年始錫命專征嗣位時固未嘗九命爲伯也既而執諸塞庫鄭環曰按王季自武乙二十二年即位至文丁十一年二十五年中凡七用師僅一敗績其功多矣塞庫之執必有讒之者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號箋作故曰文丁殺季歷原註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

衡案呂氏春秋首時篇云王季困而死文王苦之高

誘曰季歷勤勞國事以至薨沒故文王哀思痛苦也此語爲得其正若紀年原注之說既云九命爲伯在王方且寵禮不暇何得又執諸塞庫乎是蓋誤讀呂氏而强附以塞庫之執也按塞庫乃紂囚箕子處庚信齊王憲碑所謂囚箕子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是也今欲以誣文丁不亦甚乎何氏楷曰季歷有勞而不見察鬱邑不得志而死非文丁殺之也而曰王殺者所以深著文丁之失耳此語亦未合據竹書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

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文丁四年命爲牧師父子世受國恩有加無已至是鞠躬盡瘁没于其職所以報也而豈王殺之謂哉盡此四字亦出瑣語與太甲殺伊尹事同然則此條竹史原文當是周公季歷薨五字方與前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後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合又案六韜云王季壽百歲

十二年原註周文公元年有鳳集於岐山

孫之騄曰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爲地乳上

多白金周之輿也鳳鳴于岐山時人亦謂岐山爲鳳凰堆也郡縣釋名云岐山縣周以前爲岐周地周爲召穆公采邑至太王徙居周原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即此後王季又徙都焉後周置三龍縣隋移三龍縣治于岐山西南四十里改爲岐山縣岐山在縣西北十里即周頌云天作高山謂此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山海經曰山有兩岐故曰岐山亦曰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汧及岐太王邑于岐山之下文王時鳳凰鳴于岐皆謂此山路史云古有岐

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後魏爲岐州以山之岐而名文王初爲岐侯在郃西北不百里而豳又在邠西北四百南有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爲豳地故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以此

衡案琴操云是時紂爲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於文王之郊乃作鳳凰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按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

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與我之業望來羊兮
今据竹書鳳集岐山在周文公元年當文丁之世後
帝辛三十二年有赤烏集于周社方指銜書之事琴
操似牽合爲一 又外史上林篇云昔者文王爲西伯
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凰
百姓陳路而歌羣臣盈庭而頌文王曰奚爲鳳乎是
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子過
十三年陟
前編三祀王崩子帝乙踐位

帝乙

原註名羕

元年庚寅

前編庚午帝乙元祀

王即位居殷

史記殷本紀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志疑按書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多

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易亦屢稱帝

乙并湯也是故殷之賢君也奈何以爲殷由之益衰乎

此紀及世表同誤然其誤必因錯會左傳來文二年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傳不過雜舉以明不先祖父之義乃史公見其與厲王並言遂以爲衰殷之主杜預仍其誤而甚其詞云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尚之未知帝乙不肖何在上文鯀契亦並言可謂契是不肖乎

衡案統箋引世紀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則自帝乙而後遂名朝歌爲殷矣然古今相傳祇有亳殷無

朝歌爲殷之說今據紀年則帝乙仍居盤庚之殷也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吳本徐本拒作拘誤昆夷城朔方統箋按朔方漢武帝元朔二年開以爲郡郡有渠搜縣王莽更郡曰溝搜卽今之寧夏衞也

詩小雅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

邉敵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
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
訊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世本古義
出車勞還率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殷王帝乙之命命南仲城朔方因伐西戎於
其還也作此詩以勞之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
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卽此詩事也汲冢周書序云文
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則此詩之

爲文王詩明矣文王作此詩以勞南仲故篇中曰自
天子所曰天子命我可知非帝乙勞之也
玁狁箋按緜云混夷駾矣陸氏混音昆尚書大傳四年
伐犬夷注即昆夷也
史記志疑攷小雅采薇三詩朱子集註不詳作於何
時其註出車篇自天子所及王命南仲云周王也南
仲此時大將而采薇小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
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
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

也毛傳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鄭箋云天子殷王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又竹書文丁十二年為周文公元年帝乙三年文公五年也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詩常武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然則詩曰天子曰王者皆指殷而言文王為西伯承殷之命以遣南仲文命南仲即殷命南仲仲豈有二哉但其事以文王為主故不入商頌而編于周雅後漢龐參傳云赫赫南仲列在周詩此之謂矣由是斷之漢書人表置南仲于厲宣之世漢匈奴傳以采薇為懿

王時出車爲宣王時史以出車六月及閟宮雜舉而
次于襄王時竝難取據或問朱子非不見小序毛傳
鄭箋竹書史漢者而集註一槩不采得毋諸書未足
盡憑歟曰不然朱子偶失檢校耳毛奇齡詩札曰大
雅常武宣王時詩也中有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則
此時南仲已爲太師皇父之始祖矣其必非厲宣時
甚著要當在文王時始得以詩解詩斯爲確證
衡案逸周書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以昭威懷
作武稱有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及春違其農秋伐

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等語決非純王之言故

孔子不錄前編引逸書作文王五祀與竹書合而乃

於帝乙七祀書季歷薨于二十四祀書距昆夷則文

立已十七年矣

夏六月周地震

呂氏春秋制樂篇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

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

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

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衡案韓詩外傳

及鄭樵通志俱云文王卽位之八年地動此本呂氏而誤也據竹書在文王卽位之五年

九年陟

前編二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終